

# 巴山汉水

◎李云

嵐皋属于大巴山山脉，可以直接把我的故乡形容为巴山汉水。而我跟别人说起嵐皋，也就会着重表明她是陕南的，在汉江边，翻过一座山是四川，那里山清水秀……

这跟我现在居住的江苏一样，分为苏北、苏中、苏南。也就是说，当别人一听我是陕西的，会叫我唱“蓝花花”，或问住窑洞的感觉，还有直接说我是米脂的婆姨……可见陕北比陕南叫人印象深刻，可能还是《信天游》《黄土高坡》《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》等歌曲太深入人心，将文化风俗、生活方式、人的气概和性情囊括尽。

有很多次，我也想综合表达一下嵐皋是怎样的，怎么表述比较好呢，明显的点在哪里呢？最著名的便是嵐河，河水从青山的脚步流过，最终穿城而过。伴随着滔河、四季河进入瀛湖，再一起汇集到汉江。地级市安康就在汉江边。这是一个自由散漫、客气规范，但也是燥热和发展迅速的城市。车子从高速公路上下来，一进到城里，所遇到的车辆都很礼仪地用灯光跟我们眨眼睛，且没有一个是开远光灯的。入住宾馆后，我们打的找吃的，出租车司机不善言谈，不管你要去哪儿，问哪儿有好吃的，都用一口地道的安康本地话回答“好”。结果就将我们拉到了汉江边，车程最多八分钟。安康人民的生活很悠闲，早已在汉江边摆开了吃烧烤的架势，三五人、七八人，围坐在圆桌子旁，男人赤膊，女人化着妆，连衣裙飘飘。桌子上摆满一串串香喷喷的烧烤和一大杯一大杯黄澄澄的啤酒。几个小孩在江边用脚丫子戏水。江边没有安装护栏，一江水来了，又走了，白浪滚滚；一江灯火，映着山影，摇曳生姿。遇到几个女孩站着说话，都是长发飘飘、皮肤雪白、身材窈窕。再看吃烧烤的人们，便发现这里不出胖子，男人是这样，年纪大的女人也是这样。个头不太高，身段却都是匀称玲珑的。城市的夜色是如此撩人。

在嵐皋小城，我印象中最著名的地方在小河口。20上上世纪90年代的仲夏之夜，这里就是小城最热闹、最富有情致的地方。嵐河因山势原因，在宽度、平缓度上会受山体

的限制，没有统一标准，一会儿就宽了，一会儿又窄了，像峡谷。河中有大小不一的石头裸露着，且形态各异，有的似怪兽，有的似飞鸟。说不定在哪个转弯处，河中还有一块湿地，几棵高大的杨树悠然自得地昂扬在河中心。所以，石头和水组成的嵐河，石头便是嵐河的一道景观，眼前就有石头像一对情侣紧紧靠在一起，水拂过肩膀、发丛，打出一把白色的水花，带着轰轰声，把激流演绎……嵐河是长的、弯的，还是椭圆形的？也许，就是曲曲弯弯的，但又不能用单纯的曲曲弯弯来形容。水在嵐河，过险峰、撞巨石、碎白云，分散、聚拢，再分散、再聚拢，形成错落有致、高高低低不等的瀑布与水潭，所以，站在河边，总能感觉这是一条极富性情的河水，她时而兴高采烈、时而激情昂扬、时而千转百回、时而平缓舒适……她是一匹烈马、又是一头倔牛，还是一条憨实的小猪，最终又升华为一条气宇轩昂的青龙。百变的河水养育出了荡气回肠的儿女们。水电站建立在岸边，电视塔耸立在山顶，水孕育着我们长大，是母亲河，也是我们的光明之路。顺着嵐河走出去了很多嵐河的儿女，他们像水流一样，去向远方，打工、做老板、搞学术研究，有种世界就在嵐河的尽头的感觉。车子顺着嵐河行驶着，一路行驶着，成为公路上的一条肉眼看不见的流动。

但在小河口有一个巨大的海滩，从而让嵐河走入一个全新的开阔时期。在旅游业还不发达的20世纪90年代，嵐皋人最爱的便是这块海滩。沙滩是天然沙石场，暑期常有山里妹子来这里筛沙。晚上，沙滩就成为城里人纳凉的休闲场地，站满了男男女女。城里姑娘要开放一些，敢穿着碎花泳衣潜入水里游泳。嵐河水深邃幽蓝、清澈透亮，一个肌肤雪白的女子入水了，一个又入水了，头发像水草铺陈，灵动如一条美人鱼。河上晃荡着一座吊索桥，本来是便于河对岸的人进城使用的，然而它无疑又是一道风景，月色中，人站在桥上，背后是山顶上的电视塔，眼前是熙熙攘攘的戏水人，再过去是一城灯火，远远近近的人声疏疏密密地传来——缠绵在风里、水里，眼里、心里。于是，十五岁的我回想着亦舒、琼瑶的小说情节，便开始了情感的第一次大胆设想，我将手插在裤兜里，一个人在沙滩

上行走着，走着，走着，就失恋了，我一个人在承受孤独和痛苦，当我的脸与月亮的脸相遇时，一行热泪便潸然而下；走着走着，我发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在跟着，可就是不敢回头，生怕那双眼睛会吃掉自己！然而，心口却一直在咚咚地跳个不停，真个是好娇羞啊，一个无形的恋人便从书中走了来。

我的表姐就住在嵐河边，六层高楼拔地而起，每年回去，她都会在家宴请我们。我坐在窗前，手里要么端着一杯茶，要么端着一杯酒，但是，不管是茶还是酒，我都想跟眼前的嵐河水有关，她是浓浓的亲情缔造者，是我身体里的血液，让我不管走到哪里，心里都有一条嵐河在涌动，我也是一辈子走不出嵐河的。表姐也是心灵手巧的女子，做了一桌子饭菜，先是八个凉菜，一碟一碟花样入盘，然后围成一个圆，当中是一碗骄阳似火的油泼辣子。凉菜是前戏，贵客的最高待遇。再是炒菜，再是猪蹄子炖莲藕汤。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，腿上盖着一条热毯，餐桌也是带加热的，饭菜永远不会凉，就像我们的心。在彼此起伏的划拳声里、色香味俱全的菜肴里，我们吃得汗流浃背、脸色酡红。

桂花大米、南宫山景区、稻田文化，自建设美丽田园开始，我们也不再因为是山里姑娘而羞涩，还想大方地介绍，吃过最香的腊肉了吗、吃了最美味的酸辣子不，最终，我们又从嵐河边返回山上，去一条小溪边寻找家的怀抱。依山而建的小土屋成为永远的记忆，是我形容的“小木耳”被摘走了。父亲和母亲新建的砖楼外墙贴的是奶黄的瓷砖，屋顶飞檐翘角，门口的李子树还在，走进去，就像走进一只“大香菇”——原来，站立在金黄的稻田里的家已是如此雍容雅致！山里人家，巴蜀文化，有着艰辛，也有甜蜜，而甜蜜的生活来自艰辛的奋斗，像眼前的山，云雾缭绕，植被丰富，总感觉山外有山，又感觉青山与蓝天相接，江南的水天一色在这里便是青天一色。山川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再是阻碍，而是骨子里的气节，山里的女儿具备山一样的坚忍不拔的战胜苦难的毅力。

最像山的，还是桂花村的女儿，一个个长得俊秀美丽、身段玲珑、气色出众，眼睛里总有一朵白云在缭绕——那是我们对大山最深最真的敬意。

走马天下



## 春到枝头

◎吴有涛

芬芳一叶

## 父亲的童年

◎王军

父亲1935年生于苏北农村，有一个大他六岁的哥哥，爷爷靠行船谋生，常年在内河航道里行船。日寇侵占苏北后，有一天要租用爷爷的船，不知什么原因触怒了日本人，爷爷竟被他们活活刺死了，丢下两个年幼的儿子与寡母，三人孤苦无助，日子实在艰难。一天夜里，他母亲竟撇下哥俩，一个人离家出走到南通，做了人家的“填房”，那一年，父亲四岁，大伯十岁。没几日，大伯也背着父亲出走，不知了去向。

父亲无依无靠，十分孤苦。他记得他母亲曾提起过南通港，于是便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寻母之路，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苏北的家。父亲离家时是夏天，只穿一条短裤，赤膊，拖着拖鞋，这个印象他极为深刻。就这样，父亲一路啼哭，一路挨饿，一路乞讨，走了将近半年的时间，终于艰难地找到了南通港，辗转间，居然在江边的一户人家找到了母亲。母子重逢本该是件很幸福的事，然而，继父一家根本容不下父亲，生性倔强的父亲一气之下，毅然离开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母亲。

从此，父亲白天乞讨，晚上露宿路边街头，遇到好心人给口吃的，算是幸运，然而，也时常遭白眼、呵斥，甚至粗暴驱赶。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满大街都是逃荒和乞讨的，连富人家的狗都要欺负你。流浪到长桥，父亲说，那时还不知道是长桥，只是觉得这里富户多，人来人往挺热闹，乞讨容易些，于是，父亲就此和一帮年龄相仿的乞讨儿成了难兄难弟，那年，父亲五岁。

父亲说，长桥西北角处有一缸爿店，父亲与一帮乞讨儿冬天黄昏的时候总在周围转悠，他们不是等待店主的施舍，而是在等店主打烊，打烊后能抢占到炉边的最佳位置，然后围着缸爿炉烤火取暖。父亲说，缸爿店大概七点打烊，打烊前半个小时，

店主不再添加炭火，但余火能保持好几个小时。父亲那一帮孩子会在店主离开后，争抢着爬到炉子上面，坐妥后，将脚伸进温暖的炉膛取暖。炉子面上一般可同时坐两个小孩，没有抢到这个位置的，只能贴着炉子的四周取暖，父亲说，那几个小时的温暖是他们幸福的时光。前半夜，炉里的温暖能让这帮苦难的孩子睡个好觉，可到了后半夜，寒冷经常把他们冻醒。父亲说，一旦被冻醒，他干脆就离开缸爿店，自己另找地方避风取暖，因为若是在清晨店主过来生火营业的时候不幸被抓住，会遭到一顿毫不留情的拳打脚踢。

父亲说，那个时候也有好心人。九岁的时候，他腿上生了个疮，当时不可能得到治疗，伤口化脓并不断恶化，后来发烧、昏迷，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南大街路边，奄奄一息。一位路过的老太太见父亲可怜，从家里拿来药水、膏药，给父亲消毒、涂抹，往后的每一天她都来，还带来吃的给父亲。经过半个月的治疗，父亲终于痊愈，可以说，是这位老太太救了父亲。父亲参军前和转业后曾多次找过这位好心人，但始终未能如愿，这成了父亲的终生憾事。

1949年年初南通解放，当时的老百姓日子过得仍很煎熬，父亲仍流落在南大街一带乞讨。这一年5月，解放军苏北军区文工团在长桥招新兵，父亲的想法单纯、简单，听说当兵能吃饱饭，就去了招生点，可能是因为长相不错，模样讨人喜欢，尽管个子还小，穿着也邋遢，居然当场就被录取了，从此，父亲的命运彻底改变。记忆中，家里的几个相框里有好多父亲身着苏制军装的照片，稚嫩的脸上透着英武，豪气十足。入伍后，父亲吹西洋长笛，小时候在家里看见过，也常听父亲吹，那笛声低沉、悠扬绵长，像是在述说他童年的苦难，感恩新社会给他的重生。